

百年变局中的拉美社会主义运动^{*}

肖 宇

【内容提要】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在 21 世纪初“粉红色浪潮”的推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在理论上，拉美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内涵；在实践上，执政的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推动了拉美国家政治民主、经济自主、社会平等和外交独立的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对发展道路的自主探索，为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强劲动力；社会主义政党日趋成为主流政治力量，为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国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可选择的现代化路径。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党 拉丁美洲 发展道路 百年变局 中国崛起

作者简介：肖宇（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最早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2018 年以来，拉美地区迎来了 21 世纪以来的第二轮“粉红色浪潮”，左翼与社会主义政党在拉美多国上台执政。系统把握当前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动向，不仅是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发展的理论需要，更是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应对日趋常态化的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践要求。本文以政党为切入点，从理论发展、实践探索、经验与制约因素、发展前景等角度透视当前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趋势、新动向，评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中国崛起对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

一、拉美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发展

根据指导思想和产生背景的不同，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共产主义政党，如古巴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智利共产党等；二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从传统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如玻利维亚革命共产党、阿根廷革命共产党等；三是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巴西劳工党、智利社会党、阿根廷社会党等；四是 21 世纪以来新兴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如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玻利维亚“争取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左翼政党与拉美社会主义运动”（2020MGCZD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9 日。

社会主义运动”等^①。

在理论方面，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内涵，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为适应本国政治需要，多数社会主义政党现阶段采取和平的斗争手段。在国际问题上，拉美社会主义政党一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积极评价中国崛起对拉美的影响。

1. 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拉美共产党和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并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古巴共产党在2021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表示，将坚持以马蒂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菲德尔思想以及劳尔的教导为指导，把马列主义与古巴传统思想以及当前先进的管理技术相结合，在理论和思想上有所创新^②。《巴西共产党章程》规定，该党指导思想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由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发展的科学的和革命的理论”^③。巴西共产党在2022年纪念建党百年的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保证党坚持革命路线的必要条件，要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吸收、传播并发展好马克思主义^④。拉美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将马列主义视为治党之本，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对修正主义，积极参加马列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⑤。

一些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适应本国政治需要，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在政党原则中加入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元素。例如，智利社会党在建党之初曾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智利民主化后的一段时期，该党内部出现分化。为团结党内力量，智利社会党宣称该党受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启发，而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以及激进民主主义、左翼基督教主义和世俗理性主义等思想的^⑥。

拉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一般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但其理论的发展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例如，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不仅受到拉美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⑦。

2. 丰富社会主义内涵

拉美共产党和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拉美共产党普遍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需要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不能教条地复制别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模式。巴西共产党2009年在其“十二大”上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

① 参见袁东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18页；贺钦：《试析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除了这四类社会主义政党之外，拉美也存在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但因其影响力较小，本文不做阐述。

②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Resolución del 8vo Congreso del Partido”, <https://www.pcc.cu/sites/default/files/tesis-resoluciones/2021-05/Resolucion%208vo%20Congreso.pdf>.

③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Estatuto do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CdoB)”, <https://pcdob.org.br/estatuto/>.

④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CdoB: Um Século em Defesa do Brasil, da Democracia e do Socialismo”, <https://pcdob.org.br/documentos/pcdob-um-seculo-em-defesa-do-brasil-da-democracia-e-do-socialismo/>.

⑤ 拉美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国际组织包括信奉霍查主义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团结和斗争）”和信奉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国际通讯）”。

⑥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del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https://portal.pschile.cl/wp-content/uploads/2019/05/Estatuto-Partido-Socialista-.pdf>.

⑦ 参见袁东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51-252页。

阶段，这一阶段本质上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和金融寡头，击败新自由主义以及寻租资本主义^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激励了拉美各国共产党坚持走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巴西共产党《“十五大”政治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工人阶级和各民族国家能够探索出一条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②。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内涵，主张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纠正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智利社会党在党章中指出，社会主义能解决新自由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该党为推进参与式民主，构建一个和谐的、能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经济模式而斗争^③。此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张将维护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环境等新社会议题纳入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阿根廷社会党党纲将性别平等、消除歧视、保护环境等视为构建一个民主团结社会的基石^④。

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将社会主义思想与拉美各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指出，在“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中，劳动比资本更为重要，社会应按劳分配，而非按资本分配；使用价值比交换价值更重要，人们应该追求为全社会创造更多使用价值，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只关注交换价值；但是，现阶段拉美的发展离不开外国投资，拉美国家应该在保护劳工与环境的基础上，利用外资促进本国发展^⑤。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倡导“社群社会主义”，强调人与地球的和谐共处，主张建设有尊严的平等的社会形态^⑥。

3. 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特别是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为拉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多数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参加的“圣保罗论坛”在2017年发布了《我们的美洲共识》，批评资本主义是掠夺社会与自然的发展模式^⑦。巴西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过度集中、劳动者被极度剥削、生产力和环境都被肆意破坏、社会大规模失业^⑧。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批评资本主义只重视交换价值，虽然满足了部分富人的需求，但未能提升全社会的福祉，应消灭资本主义以劳动剥削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关于资本主义前景的判断，拉美共产党和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坚信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则淡化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目标。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使拉美共产党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拉美共产党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当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中，帝国主义的反扑也因此更为激烈，他们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助长了法西斯主义^⑨。中国、古巴和越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

①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rograma Socialista para o Brasil”, <https://pcdob.org.br/documentos/programa-socialista-para-o-brasil/>.

②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15° Congresso: Resolução Política”, <https://pcdob.org.br/documentos/15o-congresso-resolucao-politica/>.

③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del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https://portal.pschile.cl/wp-content/uploads/2019/05/Estatuto-Partido-Socialista-.pdf>.

④ Partido Socialista (Argentina), “Programa”, <http://www.partidosocialista.org.ar/quienes-somos/programa>.

⑤ 参见方旭飞：《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谈“21世纪的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⑥ 参见袁东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性——以玻利维亚为例》，《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2期。

⑦ Foro de São Paulo, “Consenso de Nuestra América”, <https://forodesaopaulo.org/consenso-de-nuestra-america/>.

⑧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CdoB: Um Século em Defesa do Brasil, da Democracia e do Socialismo”, <https://pcdob.org.br/documentos/pcdob-um-seculo-em-defesa-do-brasil-da-democracia-e-do-socialismo/>.

⑨ “Declaración Política en el Encuentro de Partidos Comunistas y Revolucionar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https://www.tercerainformacion.es/opinion/05/09/2016/declaracion-politica-en-el-encuentro-de-partidos-comunistas-y-revolucionarios-de-america-latina-y-el-caribe/>.

效控制，彰显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以人为本，重视人民健康，追求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而资本主义则是永恒的冲突、剥削和掠夺，甚至将人类的健康商品化^①。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改良主义特征，多数主张通过改造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正义。例如，智利社会党虽然批判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但肯定了资本主义能够调动人们追求财富和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的积极性。该党的目标并非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宪法框架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贫富分化^②。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也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观点相似，并非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而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曾表态：委内瑞拉的经济既需要发展市场，也需要国家干预，要建设“人道主义的、自治的和有竞争力的经济”^③。

4. 多数主张和平的斗争策略

历史上，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在革命策略的选择上曾存在分歧，有主张武装斗争与暴力革命的古巴共产党，也有阿连德领导下主张通过和平的宪政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智利社会党^④。当前，拉美民主制度渐趋稳定，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在斗争策略上更强调合法的斗争方式。

巴西共产党主张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里开展活动，不再坚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和一党专政的观点^⑤。智利共产党积极参加各级政府选举，并通过加入左翼政党联盟而成为参政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在2021年重新合法化，加入了“历史公约”左翼政治联盟，参与2022年哥伦比亚大选。一些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等，曾主张将和平改良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不反对暴力革命。但随着拉美民主化的深入，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主张通过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拉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普遍批判代议制民主，认为代议制民主不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反而是一种代表官僚和精英的寡头主义制度，主张用“参与式民主”或“直接民主”等模式取代代议制民主^⑥，但这些政党一直坚持在现行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寻求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造。尽管多数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当前选择了合法的、和平的斗争策略，在拉美仍然存在一些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如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还在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

5. 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积极看待中国崛起

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拉美共产党，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较为明确的认知。巴西共产党《“十五大”政治决议》称，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的最主要趋势就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⑦。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党主席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Alberto Moreno Rojas）认为，当前全球政治正经历一场剧变，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不可持续，社会主义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扩大已成事实，这场变化将促成国际秩序向多极化转变，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⑧。

① Kot, V., “Intervención de Víctor Kot, Secretario Gene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la Argentina”, *Cuadernos Marxistas*, No. 23, 2021.

②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del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https://portal.pschile.cl/wp-content/uploads/2019/04/Declaraci%C3%B3n-de-Principios.pdf>.

③ 曾昭耀：《查韦斯与查韦斯“第三条道路”》，载李明德、高川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0—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45—246页。

④ 参见〔法〕米歇尔·罗伊编：《拉美马克思主义文献选集（1909—1990）》，冯昊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85、246—247页。

⑤ 参见王建礼：《巴西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策略新发展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⑥ 参见李茜：《拉美左翼和参与式民主：以拉美四国为例》，《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1期。

⑦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15° Congresso: Resolução Política”, <https://pcdob.org.br/documentos/15o-congresso-resolucao-politica/>.

⑧ Moreno, A., “Intervención de Alberto Moreno, Presidente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 - Patria Roja”, *Cuadernos Marxistas*, No. 23, 2021.

此外，中国崛起也增强了拉美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控、主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捐赠大批疫苗与医用防护物资，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使拉美共产党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拉美社会主义政党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右翼势力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各国右翼势力会负隅顽抗。拉美的进步力量应该更加团结，强化区域一体化机制，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左翼政党的合作^①。拉美民调数据显示，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者普遍对中国持友善态度，倾向于信任中国政府，并积极评价中国在拉美的影响^②。

二、拉美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探索

在实践方面，古巴共产党执政已逾半个世纪，带领古巴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克服美国封锁制裁，维护了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稳定。除古巴共产党外的其他拉美共产党积极参加选举，成为各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21世纪初，拉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上台执政，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执政党打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掀起了拉美第一轮“粉红色浪潮”。

在政治领域，拉美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正处于上升期。通过与其他左翼政党结成联盟、参加议会选举等方式，拉美共产党得以参政议政^③。在2021年智利大选中，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雷科莱塔市市长丹尼尔·哈杜埃（Daniel Jadue）一度成为总统的热门人选。在智利现政府内阁中，有两名部长来自智利共产党^④。哥伦比亚共产党在2021年成为合法政党，2022年加入左翼“历史公约”联盟成为参政党，其党员成为新政府劳动部部长。2022年10月巴西大选，巴西共产党与劳工党、绿党结成“巴西希望”联盟，推举前总统、劳工党领袖卢拉为总统候选人，并赢得大选成为参政党。“巴西希望”联盟共获得80个众议院席位，其中巴西共产党占6席^⑤。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主张提高民主质量。巴西劳工党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倾向于支持自由民主制，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等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反对将自由民主制作为民主的唯一模式，积极推动本国政治体制改革^⑥。拉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吸收了拉美左翼思潮中对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反对盲目推崇宪政主义，主张通过纯粹民主的程序选出制宪委员会，重建本国政治制度。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也主张增加总统权力，因为总统仰赖民众支持、代表民意，强总统制能纠正自由民主制的保守主义和寡头主义政治倾向^⑦。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在执政期间领导制定了新宪法。首先，新宪法中加入了“参与式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元素，用以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⑧。其次，新宪法修改了“三权分立”制度。委内瑞拉在原有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新增了“选举权”

① Foro de São Paulo, “Declaración Final del XXV Encuentro del FSP”, <https://forodesaopaulo.org/memoria-del-xxv-encuentro-del-foro-de-sao-paulo-25-al-28-de-julio-de-2019-caracas-venezuela/>.

② 基于 LAPOP 民调数据的计算。原始数据参见 LAPOP, “The AmericasBarometer by the LAPOP Lab”, www.vanderbilt.edu/lapop.

③ 参见李紫莹：《新时期拉美地区共产党的发展状况与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④ Gobierno de Chile, “Instituciones”, <https://www.gob.cl/instituciones/#ministries>.

⑤ BBC News Brasil, “Eleições 2022: Quantos Deputados e Senadores Cada Partido Eleger”, <https://www.bbc.com/portuguese/brasil-63115390>.

⑥ 参见方旭飞：《试析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翼执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5期。

⑦ Munck, G. L., “Building Democracy... Which Democracy? Ideology and Models of Democracy in Post-Transition Latin Americ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50, No. 3, 2015.

⑧ 参见李茜：《拉美左翼和参与式民主：以拉美四国为例》，《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1期。

和“公民权”，形成“五权分立”的政治格局^①。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也分别将“三权分立”变更为“五权分立”与“四权分立”^②。最后，新宪法提升了原住民的政治地位。玻利维亚新宪法提及原住民130余次，明确规定国家要给予原住民充分的尊重与保护^③。尽管民族社会主义政党通过制宪改良了本国政治制度，但并未突破资本主义框架、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经济领域，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尝试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探索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主张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委内瑞拉在前总统查韦斯治下进行了大规模国有化，并加强了对价格和汇率的管控^④。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进行了规模较小的国有化改革，国有化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领域。相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经济主张更温和，既反对新自由主义完全放任市场的模式，也反对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在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往往延续前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做微小的调整^⑤。古巴共产党在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方面也进行了重要探索。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接过古巴最高领导职务，带领古巴开启了“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阶段。新阶段的古巴共产党主张发展个体经济，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平均主义^⑥。2021年古巴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对“模式更新”进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表示会借鉴中国模式，鼓励外国直接投资，鼓励创新，但另一方面，古巴仍坚持“考虑市场的计划经济”，禁止私有化^⑦。

在社会领域，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主张社会公平正义，以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政策目标。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推动的社会政策覆盖面较广，力度较大。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任期设立了“玻利瓦尔使命”计划，囊括了一系列教育、就业、公共卫生、社会救助、住房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政策，利用石油收入帮助了几百万贫困人口，但由于2014年以来石油价格下跌，这些福利政策变得难以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不打破自由民主制的情况下施行了减贫的社会政策，但规模和力度都相对较小。巴西劳工党在执政期间扩大了前总统卡多佐开始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智利社会党创建了新的医疗保险计划并推动了养老金改革，乌拉圭广泛阵线进行了医疗系统改革，增加了教育支出^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这些政策减贫效果明显，但并未有效缩小贫富差距^⑨。此外，拉美

① 其中，选举权由国家选举委员会等机构行使，主要负责对选举法律进行解释，组织各公职的选举和全民公投等。公民权由共和国道德理事会行使，主要负责监督国家机关，阻止、调查和惩罚违反公共道德和行政规范的行为，保证国家行政活动的合法性等。参见 Consejo Nacional Electoral (Venezuela),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http://www.cne.gob.ve/web/normativa_electoral/constitucion/indice.php。

② 厄瓜多尔宪法增加了“选举权”和“透明与社会控制权”，玻利维亚宪法只增加了“选举权”。参见 Asamblea Nacional (Ecuador),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l Ecuador”, https://www.asambleanacional.gob.ec/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ld/constitucion_de_bolsillo.pdf。Ministerio de Defensa (Bolivi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https://www.mindef.gob.bo/mindef/sites/default/files/Constitucion_2009_Orig.pdf。

③ Ministerio de Defensa (Bolivi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https://www.mindef.gob.bo/mindef/sites/default/files/Constitucion_2009_Orig.pdf。

④ Corrales, J., “The Repeating Revolution: Chávez’s New Politics and Old Economics”, in Weyland, K., Madrid, R. L., and Hunter, W. (eds.),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9.

⑤ 参见方旭飞：《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4期。

⑥ 参见杨建民：《古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兼论当前“更新”进程的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

⑦ 参见杨建民：《迪亚斯-卡内尔执政以来的古巴“模式更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

⑧ 参见肖宇：《乌拉圭广泛阵线的政党特征与执政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4期。

⑨ Madrid, R. L., Hunter, W., and Weyland, K., “The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ontestatory and Moderate Left”, in Weyland, K., Madrid, R. L., and Hunter, W. (eds.),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2-143.

社会主义政党也重视环境保护。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两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推崇“美好生活”理念，认为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2022年新当选巴西总统的劳工党领袖卢拉也将环保主义作为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外交领域，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反对美国干涉拉美事务，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反美主义更强烈，对与美国合作态度消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较少公开反美，注重维持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两者都希望通过区域一体化削弱美国霸权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影响。为反对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2004年古巴与委内瑞拉共同发起成立了区域一体化组织“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2009年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委内瑞拉积极援助拉美其他国家，帮助他们偿还国际金融机构债务，以使其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影响，促进拉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向。此外，拉美社会主义政党还推动成立了南美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合作组织，旨在削弱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对拉美的影响。巴西在劳工党执政时期主张构建多边主义世界格局，重视南南合作，加强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促进了“金砖四国”对话机制的建立^①。在政党交流方面，巴西劳工党和古巴共产党于1990年联合拉美地区的其他左翼政党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了第一届“圣保罗论坛”会议，此后几乎每年都在拉美不同国家召开年会，旨在商讨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推动区域一体化、维护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主权与自决权等议题。“圣保罗论坛”有效协调了拉美社会主义政党与其他拉美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在国际问题上凝聚共识、集体发声，为推动拉美地区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与制约因素

21世纪以来，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重要成就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与此同时，拉美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频繁中断，反映了其面临的多重制约因素。

1.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取得重要成就，是与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重视社会主义理论本土化、强调左翼政府间合作与党际合作等分不开的。

第一，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逆境中秉持理想信念，使拉美社会主义在变动不居的国内外环境中薪火相传并积蓄力量。在过去的100年里，拉美社会主义政党经受了美国政府和国内军政府的双重打压，遭遇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挫折”，迎战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右翼保守主义的反复进攻。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拉美社会主义政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团结拉美地区的进步力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不竭动力。从2014年开始，拉美各国经济面临严峻下行压力，第一轮“粉红色浪潮”国家在政治上遭遇右翼势力挑战，并出现了短暂的“左退右进”^②，但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力量积极应对，加强群众动员，在2018年以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胜选为标志迎来了新一轮左翼浪潮，玻利维亚共产党、智利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社会主义政党在本轮左翼浪潮中以参政党身份推进本国社会主义进程。

第二，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日益重视将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主张社会主义理论的本

^① Almeida, P. R. d., “Lula’s Foreign Policy: Regional and Global Strategies”, in Love, J. L. and Baer, W. (eds.), *Brazil under Lul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67–183.

^② 方旭飞：《从右翼复兴看拉美政治中的“左退右进”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0期。

土化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拉美共产党深刻剖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克服教条主义，从本国国情出发，走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拉美社会主义政党一方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滋养，另一方面务实地组建与其他政党的选举与执政联盟，领导了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根据拉美本土的思想遗产创立了具有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而且赢得了更广大拉美民众的支持^①。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社会主义本土化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21世纪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注重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构建跨国党际合作机制和国家间区域合作组织，在制度层面促进了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拉美共产党和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尤为强调与世界共产党和激进左翼政党的交流，经常举办国际会议，就国际热点问题进行商讨、发表联合声明，扩大自身影响力。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加入了圣保罗论坛^②。该论坛有效团结了各派政党力量，为推动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拉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显著削弱了美国霸权主义在拉美的影响，为社会主义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制约因素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

第一，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该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环境。拉美自15世纪末沦为殖民地时起就主要受西方文化影响，19世纪初独立后的拉美国家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③。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制度长期影响着拉美社会，社会主义思潮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除古巴共产党与智利社会党之外，拉美各类社会主义政党在20世纪很少独立掌权。这一发展路径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拉美拥有较深的社会基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再坚持武装斗争与暴力革命，而是选择通过合法参加民主选举等方式参政执政。成为执政党的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选择在资本主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社会主义改良，不能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常因政党轮替而中断改良进程，甚至出现政策倒退。

第二，拉美部分社会主义政党个人主义色彩强烈，缺乏科学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制度化的组织基础，削弱了这些政党的政治生命力。拉美的政党组织基础较为薄弱，政治纲领缺乏系统性，倾向于依靠庇护主义纽带维系与选民的关系^④。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尽管相对拉美其他政党而言更重视理论阐发和组织建构，但与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主要由这些政党的领袖和创始人主导。政党领袖的个人思想极大影响了这些政党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同时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政党组织制度化。这些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的命运与该党领袖的命运紧密相连，当政党领袖由于某种原因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时，这些政党往往面临分裂和衰落的风险。

第三，一些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于重分配而轻发展，未能持续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古巴共产党虽已经历了三代领导人更替，但始终坚持计划经济，认为“市场是新自由主义的调

① Dieterich, H., “Hugo Chávez y 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Edición Digital)”, <https://rebellion.org/docs/55395.pdf>.

② Foro de São Paulo, “Miembros del Foro de São Paulo Ordenados por Países”, <https://forodesaopaulo.org/partidos/>.

③ Bulmer-Thomas, V.,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

④ Roberts, K. M., “Parties, Party Systems,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Kingstone, P. and Yashar, D.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48-60.

控方式”，古巴的“模式更新”要在“考虑市场的计划经济”框架下进行^①。尽管这些政策有利于维持古巴现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但却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国内外投资乏力，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显著提升^②。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执政时期也面临相似的困境^③。经济停滞不仅与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初心相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不利于巩固其执政地位。

第四，“粉红色浪潮”并没有实现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替代，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由于拉美国家经济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因此极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致使很多拉美社会主义政党一度失去执政地位，破坏了政策连续性。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居高位，执政的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得以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利用外贸出口红利助力国内减贫与缩小贫富差距等社会政策^④。但 2014 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拉美各国经济陷入低迷，政局也随之变得不稳定，右翼党派分别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上台，一改此前左翼政府政策。拉美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的经济模式限制了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稳定性与政策连续性。

第五，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遏制。由于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具有反美倾向，反对美国在拉美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因此美国长期以来或明或暗地遏制着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古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也只是借美古关系正常化对古巴进行渗透，其目的仍然是使古巴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又恢复了对古制裁，美古关系再度恶化^⑤。拜登上台后依然维持对古制裁，试图以压促变。美国对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也采取了支持其国内反对势力等措施，意图颠覆其政权^⑥。在美遏制下，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国家往往需要承受严厉的经济制裁和被西方发达国家孤立的压力。

四、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

虽然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仍需面对来自国内外保守主义势力的挑战，但总体来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首先，拉美国家对自主发展的不断探索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强劲动力。在拉美多数国家，300 多年的殖民地历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拉美国家从西方沿袭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未能使拉美实现现代化，而且加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撕裂。19 世纪后半叶，拉美社会主义开始萌芽，一代代社会主义者为铲除社会痼疾而艰苦奋斗。21 世纪初，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赢得广大民众支持，拉美国家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努力举世瞩目。尽管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拉美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短暂挫折，但社会主义思想现已构成拉美自主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只要拉美国家仍在探寻自主发展道路，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就有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① Díaz-Canel Bermúdez, M., Delgado Fernández, M., “Gestión del Gobierno Orientado a la Innovación: Contexto Y Caracterización del Modelo”, <http://www.cubadebate.cu/especiales/2021/03/01/gestion-del-gobierno-orientado-a-la-innovacion-contexto-y-caracterizacion-del-modelo/>.

② 参见杨建民：《迪亚斯-卡内尔执政以来的古巴“模式更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 年第 1 期。

③ 参见许丰：《委内瑞拉“21 世纪社会主义”论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第 4 期。

④ Weyland, K., Madrid, R. L., and Hunter W. (eds.),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 参见杨建民：《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的变与不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3 期。

⑥ 参见袁东振：《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执政：挑战与前景》，《当代世界》2021 年第 2 期。

其次，拉美左翼政党日趋频繁赢得选举，为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20世纪，除了古巴共产党与智利社会党以外，拉美左翼力量很少成为执政党，拉美政坛被奉行保守主义的传统政党和军政府长期把持。21世纪初，拉美左翼政党纷纷崛起，传统政党日趋衰落^①。第一轮“粉红色浪潮”结束仅仅3年，拉美就在2018年迎来了第二轮“粉红色浪潮”。当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遭遇严峻挑战，民众不满于其治理低效，不信任传统政党和议会等政治制度，拉美左翼政党被寄予了重整政治秩序、解决社会矛盾的厚望。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有利于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拓展社会基础，奠定并巩固政治地位。

最后，中国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现代化路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激励了许多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将中国的崛起历程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将加强同中国合作视为削弱美国霸权主义的有效手段。2020年以来，拉美社会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中拉合作、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以及减贫政策等议题举办了多场研讨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经验交流^③。中拉经贸合作促进了拉美国家的经济繁荣，“一带一路”倡议填补了拉美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缺口，中国为拉美国家提供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融资促进了拉美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自主发展道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拉美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拉美社会主义政党需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禁锢，不断壮大社会主义政治力量，探索出一条适合拉美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法] 米歇尔·罗伊编：《拉美马克思主义文献选集（1909—1990）》，冯昊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 [2] 王建礼：《巴西共产党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 [3] 崔桂田、蒋锐等：《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 [4] 靳呈伟：《多重困境中的艰难抉择：拉美共产党的社会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 [5] Chávez, H. and Harnecker, M., *Understanding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 Hugo Chávez Talks to Marta Harnecker*, Translated by Chesa Boud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5.

（编辑：荀寿潇）

① 参见王鹏：《拉美政治中的“局外人”：概念、类别与影响》，《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5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③ 仅2022年，中国共产党就与圣保罗论坛联合举办了三场研讨会。参见 Foro de São Paulo, “El FSP Empieza Ciclo de Debates con PC China”, <https://forodesaopaulo.org/el-foro-de-sao-paulo-empieza-ciclo-de-debates-con-china/>。